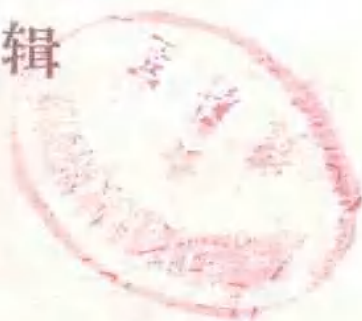


1208

望江文史资料

第三辑



9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望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皖江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颍江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二年五月

主 编：罗明祥 付主编：帅之文

责任编辑：帅之文

编 辑：曹 平 廖天林 檀 钟

宋 挺 何 杰

封面题字：张恺帆

封面设计：孙建中

责任校对：杨先福、李振江

望江文史资料 第三辑

编辑：政协望江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承印：望江县印刷厂

字数：112000

印数：5000

皖非正式出版字(91)第141号

工本费：2.40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历史人物

- 史介筠传略……………孙 群 (1)
- 陈树屏轶事……………徐鹏程 (7)
- 陈树屏审“皇帝”……………檀 钟 (10)
- 汪寿乔与徐锡麟……………孙皖樵 (13)
- 名心淡泊的童汝川先生
……韩震成 何笠亭 沈钟英供稿 廖天林整理 (14)
- 回忆檀鹤皋先生
……檀芳圃 何笠亭供稿 曹 平整理 (19)

革命烽火

- 望江首次农运简记……………吴器成 (23)
- 中共望江特区委的建立与活动……………江 雷 (29)
- 望江首次解放
……吴器成 严雷生 供稿 何仲棠 整理 (33)

抗日风云

- 抗日战争中的望江…………… (36)
- 附：日寇暴行录……………吴器成

2049/16

传鹏抗日

- 寇冲根据寇逸霞口述 查筠遗稿整理 (50)
我随邱松先生进黄埔..... 张 俊 (54)

工商金融

陈德兴钱庄与陈尚廉先生

- 陈贯臣 陈奇元 韩霞成口述 陈 洪执笔 (57)
望江民族工商业的先驱邢友三
..... 刘贤丞供稿 刘道源整理 (63)
北山铸造厂今昔..... 郝晓昌 何佩兰 (65)

教育卫生

- 省立望江高级水产职业学校简介..... 徐 远 (68)
檀颢舛与望江中学..... 何乐民 (71)
名中医龙伯儒..... 龙立人供稿 宋树华整理 (74)
老中医李少华.....
...何笠亭 孙皖樵 郝晓昌 帅良涛供稿 曹 平整理 (78)
望江中草药..... 方 晓 (84)

文化艺术

- 望江黄梅戏史话..... 刘富强 (87)
早期黄梅戏艺人——蔡仲贤..... 帅根元 孙皖樵 (94)
望江民间歌谣简述..... 鲁敬之 (99)

望江民间藏谚歌谣浅谈……………曹 平 (109)

“河北”竹枝词

……………檀觉天著 曹 平释 (115)

民间工艺

传统工艺上北京……………帅根元 (118)

木雕工艺一枝花

……………郝晓昌 帅银涛 孙皖樵 (122)

名优产品

第一块金牌产品——风酿酱油……………苏延龄 (124)

望江酒厂与雷池特曲……………殷 崇 (128)

漫话武昌湖的鱼……………张 俊 张 骥 (131)

史海拾贝

《望江县志》源流……………徐 远 (134)

元、明、清时我县“进士”简介……………何冲光 (138)

“望江十景”简介……………何 杰 (140)

名人诗选

名人诗·文选录……………县政协文史办 (142)

诗人笔下的香茗山……………孙皖樵 (150)

补白……………李、帅选辑

史介筠传略

孙 群

在古邑望江，千百年来曾出现过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仁人志士、英烈名贤，惜其中多为男子，罕见女性。辛亥革命之后，“五四”运动之前，却有一位坚毅果敢的家庭妇女，走出家门，含辛茹苦，为平民教育事业费尽了心血，至今还为人们深深怀念。她，就是当时被望江城老百姓尊称为“女先生”的史介筠女士。

介筠先生名月娥，别号淑秀。清光绪八年（1882）农历11月12日出生于望江县城东门史家老屋。其父史得芳为本县宿儒。介筠先生排行第一，有四弟二妹。大弟史介白，擅水墨丹青，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化名史良，出家普陀寺，法号了良。因家贫寒和封建礼教的束缚，作为长女的介筠先生未能上学读书，但在她父亲的熏陶下，自幼喜爱诗文，每于带弟妹、做家务的间隙，勤奋习字读书，恒持不懈，渐而能阅读经史，对《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岳飞传》、《聊斋志异》等古典文学作品尤有所爱。她好学好问，读书每有所疑，则必请教乃父。当她还是十来岁的少女时，就能将其所读之文章背诵如流，且能赋诗作对，惹得长辈们惊叹：“月娥真是箩架边上念出来的‘女博士’！”

1903年，介筠先生适于吉水镇下街宋家。其翁宋绍濂是清代廪贡生，自在宅内设馆，乡里名流出其门下者众。作为绍濂公的长媳，介筠先生一面克尽孝道，敬待翁姑，一面发愤攻书，自得其乐。每当绍濂公对弟子开讲时，她便匿于一板之隔的厢房内，边做针线边潜心聆听，细思其义。甚不甚解者，夜必捧书反复咀嚼。其专注之状，常令婆母李氏深情地赞叹：“老活（望江方言‘史’‘死’同音，故讳‘史’而反其意言‘活’）真是个书迷！”绍濂公也常喜惜交加地说：“子妇之德，堪为贤母；子妇之才，可为良师。惜一女子也！”然介筠先生并未因此自馁，反而更加自强不息，学识日增。

绍濂先生一介寒儒，家无恒产，一生教书，故不得不让两个儿子先后离家而受雇于人，自谋生计。1918年中秋之夜，绍濂公的长子、介筠先生的丈夫宋乃慈在江西湖口县的火灾中，为营救店中的学徒面不幸罹难。是时，上有翁姑二老、下有幼子三人的介筠先生年仅36岁，其悲痛欲绝之情可以想见。在公婆反复劝慰下，她于痛不欲生中冷静下来，决心凭一己之力，挑起赡上育下的重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个无钱无势的年轻寡妇能作出这样的抉择，实为意志坚强，胆识非凡的表现。就在1918年的秋冬之交，经史得芳老先生筹划，她毅然迈出吉水的家门，在县城史家老屋开始了她教书的生涯。

在当时古风凝重的望江县，女儿家要想识几个字的，大多由父兄教授，抛头露面出去上学已属“越轨”，男女共学则更视之为“有伤风化”。因此，介筠先生决定开办一所女塾。这种由女先生教女学生的破天荒的一举开了我县女子教育的先河，立即成为轰动全县城的新事。女塾开办之初，收学生8人，旋即增至10余人。课本采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

文》、《七言杂字》、《龙文鞭影》、《幼学琼林》、《鉴略》等读物。先生既教学生读书习字，又教针黹女工，更重视教授做人之道。女塾的教学实绩，不仅深得学生及家长们的好评，而且受到社会和当局的高度重视，其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恐亦非介筠先生所始料。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春风吹进了古城望江，县里创办了第一所公立女子学校——望江城区公立女子国民学校。政府采纳社会名流史丹荪等先生的意见，敦聘任教的还有余应麟等先生。校址最初在南门“史氏宗祠”（今县招待所所在地），最后迁至西门“五显庵”（今酒厂所在地）。除原女塾的学生全部转过来之外，又扩大招生，共收女生数十名。在当时只有两三千人口的望江县城来说，一下子有这么女孩上学，这既说明时代在前进，也说明社会对介筠先生的信任和支持。女子国民学校设国文、算术、历史、修身、刺绣等课程，分一、二、三、四年级进行复式教学。介筠先生除主持校务和授课外，还兼作工友，晨昏洒扫、点香计时（当时女校无钟表）、烧茶供水等一应包办，堪谓劳心劳力备至。当时，她月薪十块银元，除按时送钱赡养翁姑外，还要供长子读书，所剩之资仅够勉强维持她和身边幼子的最低日常生活，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因此，只得将年仅12岁的次子进往华阳李同和钱庄当学徒。尽管生活如此艰难，先生仍乐于以校为家，以教书为业，办学热情有增无减。五显庵内，那佛前的青灯，夜夜映照着先生读书的身影；那回荡长空的钟声，伴随着先生迎来一个又一个黎明。在古城望江，有不少女性就是从这里开始踏上了获取文化知识的道路，例如嗣后兴办“私立维坤女子小学”在望江妇女运动中有一定影响的龙蕙芬女士以及大革命时期担任望江妇女协会组委干事的周秀华女士等。

经过两三年惨淡经营并日显生机的望江公立女子平民学校，终因经费拮据而停办了。介筠先生在惋惜之余开始感到依靠公家发展平民教育是靠不住的，非另谋出路不可。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支持下，从1921年起，她相继在西门“三公祠”（今酒厂西园）和方（占青）宅、东门谢（村乔）宅和“宁氏宗祠”、吉水“申生局”和宋（亮欽）宅等处办起了私塾，且男女兼收。有一段时间，她办的私塾还分日夜两班上课，为一些家境较苦、白天要帮做家务的学生提供夜间念书的机会。日寇占领望江后，她在吉水小学任教，未几，即潜往国民党统治区，先后在省立太湖师范附属小学刘家山铺分校和望江鸭滩何屋保小学任教，后又至帅家下屋一带办私塾。抗日战争胜利后，介筠先生已年逾花甲，照说大可以放下教鞭，与满堂儿孙共享天伦之乐，可是她却不改初衷，一如既往，继续为乡梓的平民教育事业耕耘不已。于是，又相继在大北门王家坦和吉水镇当塾师。解放后，介筠先生已是古稀之年，虽已无力继续办学任教，但仍时常以教蒙童识字为乐。

毕生致力于家乡平民教育事业的介筠先生，不慕荣利，勤俭自守。她的学生中，有富家子弟，有贫寒儿女，她都一样谆谆教诲，严格要求，从无嫌贫趋富之意。相反，对于一些穷困的学生，不但酌情减免学费，还资助一些笔墨。本来她收的学费就很低，抗战前每位学生每年的学费是三、四吊钱和一斤点灯油；抗战后每位学生每年只收稻谷一担（折糙米70斤）。亲友问她何以收费如此之低，她含笑答道：“陶公五斗米，我诈四吊钱；米多易受蛀，钱少心地宽。”她一生清苦俭朴，布衣素食，数十年自炊如一日，终年过着“一件蓝布褂，清风拂袖；两餐咸菜碗，淡茶为汤”（先生自诩的话）的生活，从不

依靠儿孙坐享清福。她常对儿孙们说：“乍过三寸舌，谁能辩臧酸？”“不求衣食美，但愿子孙贤。”她景仰墨翟，崇尚颜回。她常说：“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应是我辈的楷模。”她也用孔子对颜回的赞语来劝勉她的学生和后辈，其实先生自己就是“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她却“不改其乐”。1946年，南京政府内政部为表彰介筠先生的高风亮节和数十年为平民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曾向先生颁发了“永扬懿行”的匾额，但一生反对夸饰和炫耀自己的介筠先生并未亲自去南京受奖，只是委托其族弟史伯英参加授奖仪式，后来又坚持不肯将匾额高悬家中，经亲友们商量，才将此匾悬于吉水“宋氏宗祠”内。

1960年，先生逝世于吉水，终年78岁。家人遵照先生生前嘱咐，不事棺葬而行火化，将骨灰撒在老人一生为办学而奔波往返于县城——吉水之间的大路坝两侧。这在当时的望江，又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传为美谈的新事。

介筠先生一生，虽未创出轰轰烈烈的业绩，但却以她的品德言行谱写出令人感佩的篇章。她没有为后人留下任何物质财富，但她却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她教过的学生遍及望江城乡。在城关，如今七十岁以上识字的妇女大都是先生早年的弟子，先生后期的学生现在也都有五十开外。她的学生大多是出身清寒的贫民，很多人是在介筠先生那里念几年书之后就走上了谋生之路，所以她的学生中虽少有名人，但却有许多为家乡的建设事业做出贡献的劳动者。他们有的在教育事业上辛勤地耕耘，有的已成为县里科、局和企业单位的领导干部……直到现在，他们只要一谈起史介筠这位“女先生”都没有不敬佩的。一位老学生对几十年前教过自己的

“女先生”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她老人家一生是平凡的一生，但也是伟大的一生”。我们借用这位老人的评价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对于史介筠先生来说，应是公允而当之无愧的。

何为“五花八门”

人们一般用“五花八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花样繁多或变幻多端。五花八门原是古代兵法中的名称：“五花阵”与“八门阵”，这里仅是借用名称。

“五花”是：金菊花——卖花的女人；木棉花——上街为人治病的郎中；水仙花——酒楼上的歌女；火辣花——玩杂耍的；土生花——挑夫。

“八门”是：一门巾——算命占卦；二门皮——卖草药的；三门彩——变戏法的；四门挂——江湖卖艺的；五门平——说书弹唱的；六门团——街头卖唱的；七门调——搭篷扎纸的；八门聊——高台唱戏的。

陈树屏轶事

徐鹏程

陈树屏，号戒庵，望江县凉泉乡人。生于同治元年（1862），卒于民国十二年（1923），享年六十一岁。陈树屏，少聪颖，十岁能文，二十岁以县试第一补府学生，旋即肄业省城敬敷书院。光绪十七年（1891）二十九岁时中举，次年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取得学位之后，名扬当时，督办北洋军务李文忠聘陈为主讲，到光绪二十年（1895）散馆。陈先后选授广西融县、湖北罗田知县。光绪二十四年（1898）调署随州，翌年改调江夏（今武昌县）。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卸武昌县事，赴日本考察政教新制。回国后，于同年十月调蕲州知州。光绪三十二年（1906）八月任武昌知府。不久，因奔母丧去职。宣统元年（1909）后，历充督署参议、文案、军务处课长、兼湖北布政司和提学使司总务科长等职，请授中议大夫三品衔。辛亥革命胜利之后，陈寓居上海，在家日事谈经习字、写日记。

据陈氏家谱《陈公树屏行状》和《蕲春县教育志》有“陈树屏传”。陈树屏在罗田、随州、江夏等处为官时，综述于后：

其一，吏治严明。例如，陈任湖北罗田知县，一到任就了解该县县情和吏治腐败现象，采用有效措施治理。当时门丁弄权，官吏勾结，有冤难诉，陈为了力矫积弊，首革门竿名目，家丁不

许参与公事。文牍收发，以击柝（托）为号。贫民喊冤者，设有代书人值堂录供。如遇人命案件，必要时亲往调查核实，决不偏听，这样颇能取信于民。此后，陈调署随州，他首先分析该州难治所在，再针对州情，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治理办法。因随州与河南毗邻，幅员五百余里，政令难施，盗匪出没无常，人多好讼，而积案又久不能结，弊端百出等等。陈到任后，带便衣役吏一人，微行密访，常常宿城外寺庙，走访几十天，无人知晓。例如，他在调查中得知浙江河镇有教唆犯王某，与州府文武官员相勾结，宰牛聚赌，无人敢问。当地还有一些无业游民，为非作歹，使社会秩序非常紊乱。陈回到官所，据情一一治之以法，升堂严责法办，民风顿时好转。他到任不到三个月，便将前任知州十余年积案，基本上处理完毕，声震全州。

其二，革新狱制。陈树屏在随州和蕲州任职期间，在锐意图治方面，除力矫弊政外，还能革新狱制，感化囚徒。陈认为无职业犯罪游民，光靠关押判罪不行，要责令他们改邪学艺。于是陈在监狱里创设自新所，令习艺其中。他调署蕲州后，仍仿效随州自新所的制度，创办监狱工厂，门类更多，制度完善。工厂分为明、刑、弼、教四个号，除暂时羁候受讯者外，其余囚犯分别学习纺织手工各艺，并延请具有此类专业知识人员来厂讲课，指导操作。每天还安排两小时读书写字课。这样，革新狱制之绩，为各州县之冠。出狱之人，多微变得几近善良者，大开监狱感化制度之先河。

其三，陈树屏任蕲州知县仅一年余，特别注意振兴教育，荐举人才。当时清廷命废科举，兴学堂，蕲州于一年之内，创办师范学堂、实业学堂、高等小学堂各一所，模范初等小学堂五所，两等女子小学堂三所，初等小学堂六十所。从省城聘来主

教一人，向各校介绍新学，其余教师均用本州人。陈以知州而兼学正，常赴各校督导，并捐自己的“养廉银”充当考试奖金。在此期间，陈十分重视女子教育初废科举，女子入学之风待开，他积极倡导，当时蕲州创办三所女子学堂，邻近州县中罕见。女校缺乏师资，他下乡访贤，选用有一定才学的妇女吴文芳、陈静琴等堂长。此后，吴文芳在《八十自寿》诗中写到：“北门女塾启先生，九十裙钗列队迎。误博虚名称女范，修金愧领望江陈”。由于陈树屏在蕲州兴办学堂，成绩卓著，且有一套崭新的措施，故获得上级表彰，通令各州仿办。陈调离蕲州时，州人建“望江亭”于麒麟山之巔，以资纪念。当时蕲州廩生何九香写《望江亭前州守陈戒庵》诗云：

欢颜广厦天下士，遗爱成都八百桑。

岁岁望江亭上望，人心东去比江长。



陈树屏审“皇帝”

檀 钟

陈树屏，在出任武昌府江夏知县时，审理了一件声震朝野的奇案，当时两湖上下，到处谣传着：“武昌黑了天，皇帝坐了监。”

光绪二十五年夏季的一天，有一胥吏来报：“近日有一操京音的中年文士，偕五名仆从，奇居在城内慧真寺最后一个院落。足不出户，主人姓甚名谁，官居何职，何来何去，仆人一概不讲。”

“还发现什么迹象没有？”陈知县追问。

“有个出头露面的人物叫梁殿臣，他们喊他‘梁总管’。有个厨子叫王利成，天天上街买菜，专为他们做饭。一天，厨子在街上与一买肉的争吵，梁总管正好骑着一匹枣红大马经过，一见厨子吵架，举起鞭子就打，出口就骂：‘不准在外生事，我是怎么告诉你的，混蛋，滚开！’厨子不敢回嘴，还恭恭敬敬地给总管请安。”

“还有什么没有？”陈知县进一步追问。

“那厨子曾对人说过，主人三十开外年纪，身体瘦弱，面色苍白，不多说话。饭是单开，上午十点午餐，下午四点晚餐。还说主人怕雷声，记得那天在安徽寿县，黄昏时下雨打雷，梁总管几个人一齐奔进屋里，守在主人身旁，生怕主人吓

成了病。”

“啊……”陈知县听过胥吏禀报，心中升起层层迷雾。他想，自戊戌政变之后，清廷极不稳定，慈禧太后早有废光绪帝之意，怎奈君臣之分即定，中外之口难防，只好伪称光绪帝有病，幽于瀛台，天天宣布药方，不准参加朝政，不准与至下通言。当时谣传京师赫赫有名的侠士叫大刀王五的，不满于慈禧虐帝，几次欲救帝逃出樊笼。又听说有个叫李提摩太的英国人，与康有为、梁启超有素好，打算借使馆庇护，将光绪帝接到南方另立朝廷。一时谣言四起，莫衷一是。他还曾听说过，光绪帝怕打雷，怕闻铜鼓声。开饭时间也有些奇怪，正好与宫中传膳时间相同……越想起越感到蹊跷，莫非光绪帝真的逃到这里来了？这事非同一般，不能掉以轻心，于是派人前去详细询问。结果是主人避而不见，仆人亦言辞闪烁，仅说：“来自京师，去无定向，希多协助，定有好处。”

这么一说，陈知县更滋疑惑，这该怎么办呢？放了吧，又怕惹怒慈禧太后要受到惩办；关了吧，又怕得罪皇上，会遭到杀身之祸，真是骑虎难下，左右为难。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写上一纸呈文，如实禀告武昌知府，武昌知府也颇感棘手，又如实禀告了两湖总督张之洞，张总督也不敢断为何人，吩咐江夏知县要严加看守，查明真相，不宜孟浪。

不几天，胥吏来报：“梁总管前来要求供应食物”。陈知县吩咐胥吏照办。没过几天，梁总管又前来要求供应衣物，陈知县又吩咐照办了。后来梁总管便得寸进尺，不仅要求供应食品衣物，还要借贷银两，说他的主人将前往南京会晤两江总督刘昆一，并说所借银两，迟日京方便可汇来。陈知县感到有些奇怪，两江总督和两湖总督，不都是拥帝派吗？既然是光绪皇